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樂城後集卷二十一

宋　蘇轍　撰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

予先君宮師平生好畫家居甚貧而購畫常若不及予兄子瞻少而知畫不學而得用筆之理轍少聞其餘雖不能深造之亦庶幾焉凡今世自隋晉以上畫之存者無一二矣自唐以來乃時有見者世之志於畫者不以

此為師則非畫也予昔遊成都唐人遺迹遍於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畫格有四曰能妙神逸蓋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稱神者二人曰范瓊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范趙之工方圜不以規矩雄傑偉麗見者皆知愛之而孫氏縱橫放肆出於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從心不逾矩之妙於眉之福海精舍為行道天王其記曰集潤州高座寺張僧繇予每觀之輒歎曰古之畫者必至於此然後為極歟其

後東遊至岐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為極也蓋道子之迹比范趙為奇而比孫遇為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紹聖元年四月予以罪謫守汝陽間與通守李君純繹遊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畫東為維摩文殊西為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屋瓦弊漏塗棧缺弛幾侵於風雨蓋事之精不可傳者常存乎其人人亡而迹存達者猶有以知之故道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亡

雖有達者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真方葺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予與李君亦少助焉不逾月堅完如新於殿危之中得記曰治平丙午蘇氏惟政所葺衆異之曰前後葺此皆蘇氏豈偶然也哉惠真治石請記五月二十五日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祥符六年楊公大年以翰林學士請急還陽翟省親疾繼稱病求解官章聖皇帝以其才高名重排羣議貸不

加罪逾年以祕書監知汝州公至汝常稱病以事付僚史以文墨自娛得詩百餘篇既還朝汝人刻之於石皇祐中郡守王君為建思賢亭於北園之東偏紹聖元年四月予自門下侍郎得罪出守兹土時亭敝已甚詩石散落亾者過半取公汝陽編詩而刻之仍增廣思賢龕石于左右壁嗚呼公以文學鑒裁獨步咸平祥符閒事業比唐燕許無愧所與交皆賢公相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然方其時則已有流落之歎既沒十有五年聲名猶

籍籍於士大夫而思賢廢於隷舍馬廄之後詩石散於高臺華屋之下矣凡假外物以為榮觀蓋不足恃而公之清風雅量固自不隨世磨滅耶然予獨拳拳未忍其委於荒榛野草而復完之抑非陋歟抑非陋歟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熈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弦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時朝廷以繇役溝洫事責成郡邑陳雖號少事而官吏奔走以不及為憂予獨以詩書諷議竊禄其間雖幸得脫

於簡書而出無所與遊蓋亦無以為樂也時太常少卿李君簡夫歸老於家出入於鄉黨者十有五年矣閭而往從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陋豐而不餘聽其言未嘗及世俗徐誦其所為詩曠然閒放往往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慶歷名卿而元獻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為人而學其詩患莫能及耳予退而質其里人曰君少好學詳於吏道蓋嘗便諸部矣未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棄其

官其家蕭然饘粥之不給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棄官以謀養浮沈里閭不避勞辱未幾而家以足閈陳人喜種花比於洛陽每歳春夏遊者相屬彌月君攜壺命侶無一日不在其間口未嘗問家事晚歳其詩尤高信乎其似樂天也予時方以遊宦為累以謂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為從官以諫爭顯出為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可以老死無憾矣君仕雖不逮樂天而始終類焉夫又將何求蓋予

未去陳而君亾其後十有七年元祐辛未予以幸遇與聞國政祿浮於昔人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國恩未報未敢言去蓋甞恐兹心之不從也君之孫宣德郎公輔以君詩集來告願得予文以冠其首予素高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疇昔之意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干篇分為二十卷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

昔予既壯有二壻曰文務光王適務光俊而剛適秀而

和予方從事南都二子從予學為文皆長於詩騷然務光之文悲哀摧咽有江文通孟東野感物傷己之思予每非之曰子有父母昆弟之樂何苦為此務光終不能改也既而喪其親終喪五年而終予哭之慟曰悲夫彼其文固有以兆之乎始予自南都謫居江南凡六年而歸適未嘗一日不從也既與予同憂患至於涵泳圖史馳騖浮圖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之故其聞道益深為文益高而予觀之亦益久蓋其於凡弟妻子嚴而有恩

和而有禮未嘗有過故予嘗曰子非獨予親戚亦朋友也元祐四年秋予奉詔使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將適人將鬻濟南之田以遣之告予為一月之行明年春還自契丹及境而君書不至予固疑之及家問之曰噫嘻君未至濟南病沒於奉高予哭之失聲君大父諱皦慶歷中樞密使以厚重氣節稱考諱正路尚書比部郎中樂易好施得名於士大夫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後謂當久遠而中道夭理有不當然者況予老矣而并失此二

人能無悲乎君之沒女初未能言而子裔未生君弟適昔與君客徐始識予兄子瞻子瞻皆賢之意王氏之遺懿其卒在適乎適裒君之文得詩若干賦若干雜文若干分為若干卷以示予予讀之流涕為此文冠之庶幾初裔能立以畀之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

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為我志之然吾於淵

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

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

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為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

六孫名字説

予三子伯曰遲仲曰适叔曰遜始各一子耳予年六十有五而三人各復一子於是予始六孫昔予兄子瞻命其諸孫皆以竹名故名遲之子長曰簡幼曰策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故簡之字曰業乾之策二百一十有

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之始未有策也文王演而重之然後策可見故策之字曰演适之子長曰籀幼曰範書起於篆而究於隷史籀始篆篆隷皆成於滋也故籀之字曰滋範法也王良與嬖奚乗不獲一禽曰我為之範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乗請辭故範之字曰御遜之子長曰筠幼曰築始予得罪於朝而放於筠遜從而筠生傳曰禮之於人如松柏之有心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皆其堅者也故筠

之字曰堅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為山者必築前無所見則未成一簣而止茍有見矣則雖覆一簣而進進而不止雖山可成也故築之字曰進予蓋老矣而三子方壯將復有子而予不及見乎則已矣如猶及見焉則又將名之竢其長而示之使知名之之意焉可也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後

開府孫公歷仕四朝與聞國政者再經涉夷險而不改

其度世皆知貴之矣至其中心純白表裏如一平生無
負於物則世之人未必盡知之公之守真定也聞其覺
山僧惠實說法惻然有契於心遂以為善知識復受詔
祈雨此山能出其靈蛇以救枯槁此僧此蛇豈其用意
專精獨有以識公誠心歟公亦嘗為請於朝得閒歲度
僧又為實立碑于塔終身眷眷若有遇於此公子元忠
復手書此經藏之山中以成公遺意如佛所說因緣不
為妄語則予兄子瞻所記可信不疑矣元祐八年十二

月八日

書楞嚴經後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希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遷蔡杜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六根入每趺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即墮生死道中根若不隨返流全一中中流入即是涅槃真際觀照既久如淨琉璃内含寶月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

羅漢僧慈悲哀愍恵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志

書金剛經後二首

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于一外縁六塵流而為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為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縁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中流入與如來法水流接則自其肉身便可成佛如

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説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脱於一彈指頃遍歴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説四果人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廢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

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經言如來有五眼近矚牆宇遠覽山河肉眼也隨其福

德見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慧眼也入萬法遍法界法眼也以慧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謂如來有慧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有曰如來為衆生故入諸趣在人則同其肉眼在天則同其天眼如聲聞人住無為法而畏生死則亦有慧眼而已耳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庳惕然有瘴暍之慮乃留

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
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
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鄰黄氏世為儒粗有簡
冊乃得樂天文集閲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
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為從
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
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
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

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没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咏嘆輙以公卿投荒僇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絶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决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為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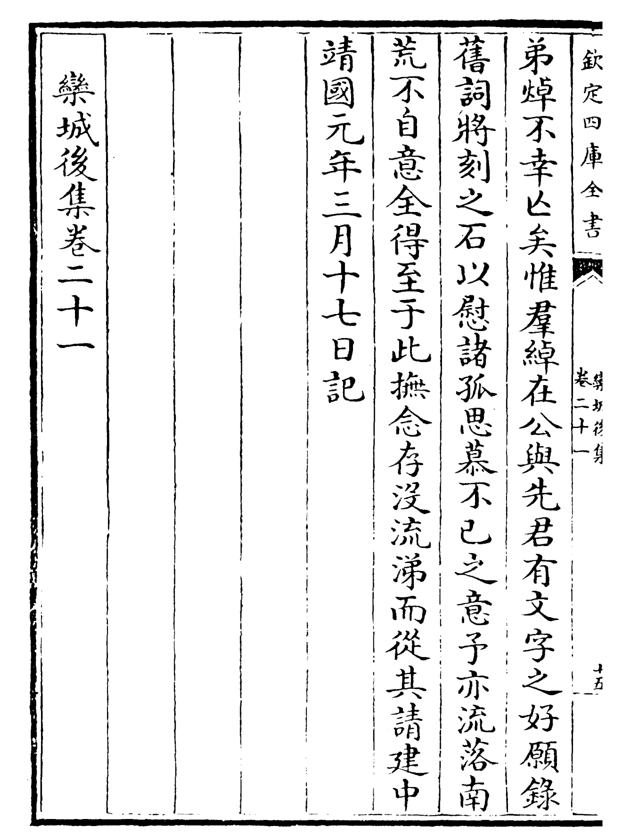
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即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靜矣如此乃為真定真定既立則真惠自生定惠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於六根而兩不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

情即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遍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説符合如此而樂天八漸偈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寄子瞻兄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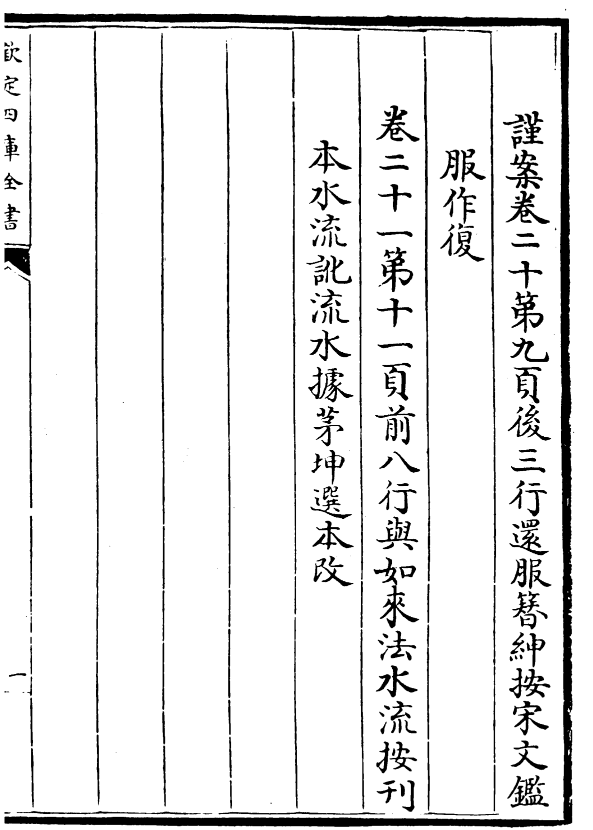
中山鮮于子駿世居閬中昔伯父文甫郎中通守是邦子駿方弱冠以進士見伯父稱之曰君異日學為名儒仕為循吏遂以鄉舉送之其後子駿宦學日以有聲予

侍親京師始從之遊已而予在應天幕府子駿以部使
者攝府事朝夕相從也元祐初予為中書舍人子駿為
諫議大夫出入東西省無日不見是時司馬君實呂晦
叔范堯夫皆在朝廷與子駿有平生之舊方將大用之
而子駿已病矣是歲明堂赦書贈其先人金紫光禄大
夫安德郡太夫人予適當制實為之詞未幾子駿以疾
不起歸葬陽翟後十年士大夫遭南遷之禍凡七年予
自龍川歸潁川子駿之子綽來見涕泗言曰伯兄頡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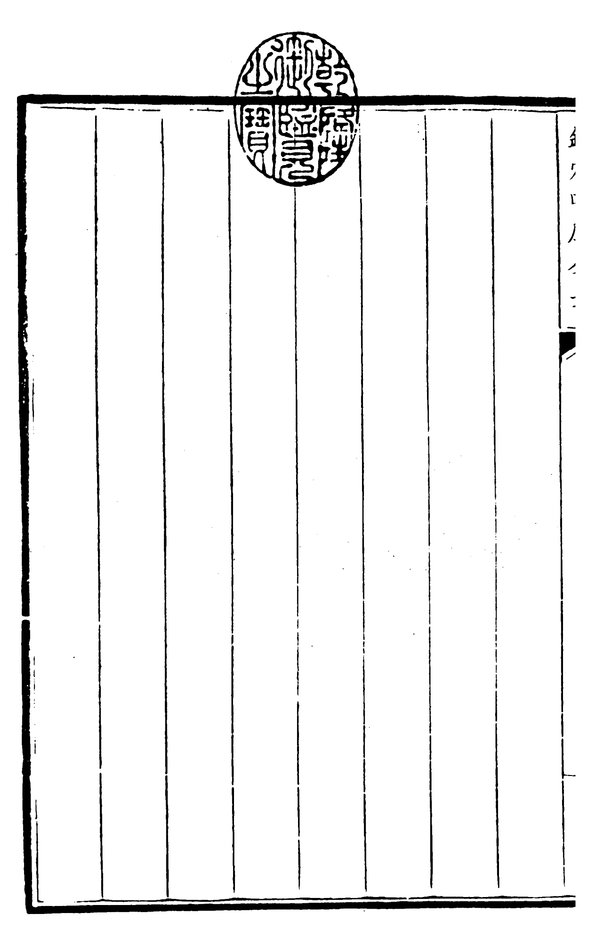
弟焯不幸亾矣惟羣綽在公與先君有文字之好顧録舊詞將刻之石以慰諸孤思慕不已之意予亦流落南荒不自意全得至于此撫念存没流涕而從其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七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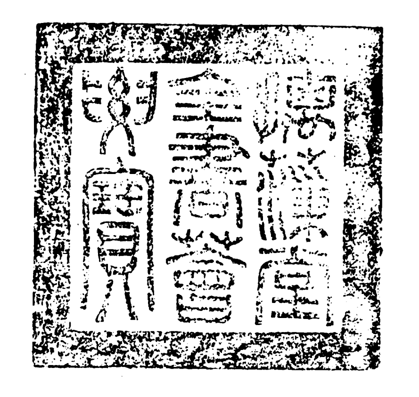
欒城後集卷二十一



謹案卷二十第九頁後三行還服簪紳按宋文鑑服作復

卷二十一第十一頁前八行與如來法水流按刊本水流訛流水據茅坤選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後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十七 集部

欒城後集卷二十二　　宋　蘇轍　撰

墓誌銘一首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

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爲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

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

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為難比荅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服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底柱之險衙前以破産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栰者

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乗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栰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祕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

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問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

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為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横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

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熈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産以定户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為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

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鬬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時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

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効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從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

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蘖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是以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畧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

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名為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

況君實乎子厚以為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縁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户充役不

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甞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陜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

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説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説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

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寛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内臣伺其坐起過爲淩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㫖送内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歴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黄河勢方西流而强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

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降敇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内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内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

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黄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

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
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
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
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
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
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
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
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

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粮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

舊居海濵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亾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鄙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

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為

岸不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甞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甞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

以扼塞江路故令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為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于宋會神考晏駕哭于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頴先

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黄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黄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刼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名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

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别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為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

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
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
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
不避伏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
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
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
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
其可予之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

郡自劾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稟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隷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贓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

出公名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龎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為用公奏為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為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

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户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蜑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别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

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閒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歳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勲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荅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

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簞符箕籥筌籌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

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
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
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先君晚歲讀易玩
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
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
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
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絶學多先
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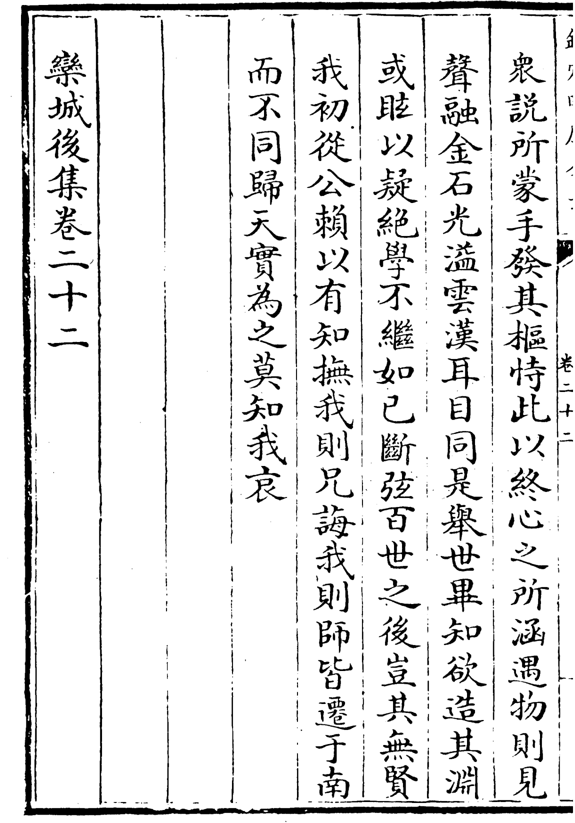
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勌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没有遺言公既除喪即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

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欒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閒之一斥而疏

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為去來古有微言



衆說所蒙手發其樞特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弦百世之後豈其無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還于南而不同歸天實為之莫知我哀

欒城後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十八 集部

欒城後集卷二十三

宋 蘇轍 撰

神道碑一首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答公子叔弼書附

熈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

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案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衛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修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

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絶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名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

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為當黜公為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為陝西經畧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歷初還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

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

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

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

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

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

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

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别邪正勸力行諸

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

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讐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

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粮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嶮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内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

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脇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

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黄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粮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

事者秉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産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内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偽為公奏乞澄汰官官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官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

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徧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名寘二府時慶歴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顧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

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凡以嶮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還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仍兼翰林

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
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
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
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
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
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
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
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

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横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十里狄武襄公為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宫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

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為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

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時東宫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

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内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

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誥敕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為然遂下詔及宫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

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宫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户部侍郎治平初特遷

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邺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竒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遂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

熙寧初還兵部尚書知青州兼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為利罷提舉管局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邪山

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兖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

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為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沒

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奬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歴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寛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人至為立生祠鄭公甞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葢鄭公意也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沒

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為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貞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强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闗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

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為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禄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亾孫男六人憲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

奉議郎愬故宣義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亾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為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亾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嶮而夷保其初終惟古君臣

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

允文且忠有煒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柅之三起三僨

誰實使之僨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成

逮嵗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舜禹相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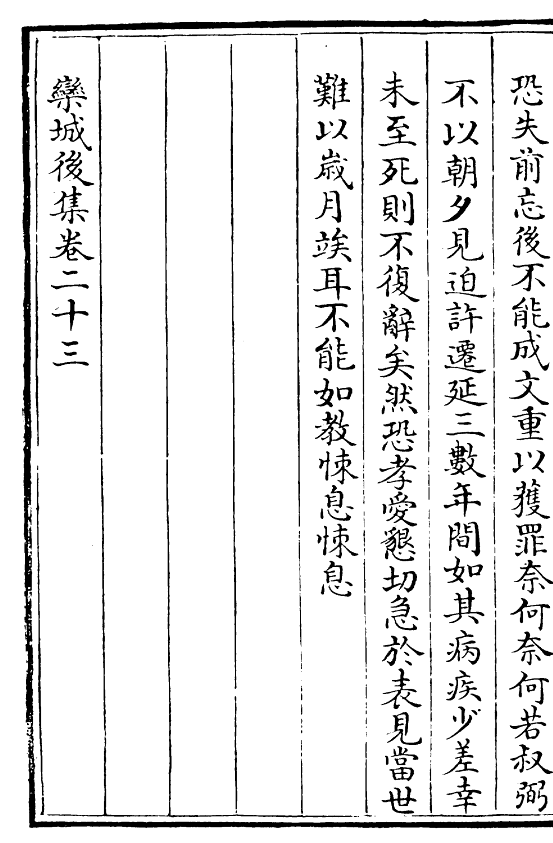
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

彼其何知言恐不深頴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墟

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忘仁祖之思

附 答歐陽叔弼學士書

轍啟令子承務見訪蒙示手書以先公神道碑未立猥以見屬轍與亾兄子瞻俱出先公門下亾兄平昔已許譔述不幸奄至大故此志不申則轍今日不當復以鄙陋不足以發明先公事業為辭矣但有一事自患難以來八九年間驚怯畏避未嘗秉筆為文衆所共悉又自北歸衰病日侵鬚髪變白志意消縮非復曩日之比斯文一時大手筆也雖復勉强為之深



恐失前志後不能成文重以獲罪奈何奈何若叔弼
不以朝夕見迫許還延三數年間如其病疾少差幸
未至死則不復辭矣然恐孝愛懇切急於表見當世
難以嵗月竢耳不能如教悚息悚息

樂城後集卷二十三

欒城後集卷二十四

宋　蘇轍　撰

雜文五首

巢谷傳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

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囊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子

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恵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

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閲其槖中無數十錢予方乏困亦强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槖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沈者三版縣釡而爨

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實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葢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亡姊王夫人墓志銘

伯父大中大夫生女子四人仲姊適進士王君東美器之獨享上壽年七十有五從其子肆為梓州銅山尉官滿而歸沒於鄉閭實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庚寅也前一歲轍與兄子瞻皆自嶺南蒙恩北還將歸掃先墓是時兄弟惟仲姊在耳而子瞻舟行至毘陵復以疾不起轍既哭之則訃於鄉曰天倫之愛惟仲姊一人矣東西相望將誰訴者訃未達而仲姊又亡蓋哭之慟曰已矣

手足盡矣何以立於世惟夫人幼敏而静四嵗而知絲纊十嵗而知饋饍父母以為能既長奉已以法不妄言笑二十而歸王氏蚤莫不懈舅姑亦賢之舅祕書丞兼没於耀州貧不能歸夫人勸其家盡所有以歸葬未幾而姑亾器之亦即世生事不給人不堪其憂夫人處之哀而不傷被服飲食雖窶必修與親族交雖貧不傲雖富不屈訓導諸子不失家法遇其有過未嘗見聲色曰使爾自悟則善勉强從我無益也春秋祠事必親視滌

濯執庖爨夜以達旦以此終其身嘗夢一老人旁有贊拜者既覺猶拜未已旦求其家繪像則四代祖母也自是并祭四代肆及元祐九年進士第時轍備位政府以親祀圜丘恩賜冠帔使肆以歸奉夫人肆迎養銅山夫人常稱内外祖父從政之方以敎之及其疾病肆刲股以具饍既執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哀毀殆不能勝鄉人稱之將以崇寧元年十月六日祔於器之之墓世次爵里既具今不復載夫人三子長曰聿幼曰晝皆以儒

學自力仲子則肄也三女長適朝散郎劉襄早亾次適
進士牟介次適進士楊濤孫五人良弼知武知悌良驥
慶長銘曰
生而知禮傅弗煩老而知義窮益堅天旣知之報以
年大其後昆子復賢我欲見之不得還勒銘幽室虞
變還後要當歸空九原仰視松柏涕潛然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
浙江之西有大法師號辯才以佛法化人心具定慧學

具禪律人無賢不肖見之者知尊其道奉其教居上天竺說法齊衆者二十年退居龍井燕居行道者十年元祐六年歲在辛未九月乙卯無疾而滅吳越之人失其所歸依奔走號慕如佛滅度相與訃於淮南請於揚州太守蘇公子瞻以志其塔公曰吾固知師矣予弟子由雖未嘗識師而其知師不在吾後吾為汝請轍以公命不敢辭師姓徐氏名元淨字無象杭之於潛人家世喜為善客有過其鄉者指其居以語人曰是有佳氣鬱鬱

上騰當生奇男子師生而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
日乃滅其伯祖父歎曰是宿世沙門也慎毋奪其願長
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算也及師之終實八十有一師
生十年而出家口不茹葷血每見講堂坐輒嘆曰吾願
登此說法度人年十六落髮受具足戒十八就學於天
竺慈雲師雲門人方盛厭衆欲卻之雲曰疇昔吾夢甚
異此子殆法器也勿卻師日夜勤力學與行進不數年
而齒其高第雲沒復事明智韶師韶嘗講摩訶止觀至

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於一切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聞之悟曰今乃知色聲香味皆具第一義諦因淚下如雨由此遇物中無疑矣嘗夢與其同門友元素入一寺曰妙樂有僧出師問之曰此非荆溪尊者製法華文句記處耶曰然師訪以尊者遺像相與至東閣見一梵僧趺坐不動容貌甚偉謂師曰我汝過去師也當為我作禮師拜已而覺忽若有得年二十五恩賜紫衣及辯才號蓋代郜為衆講說者凡

十五年知杭州呂公溱請師住大悲寶閣院師嚴設紀律犯者秋毫皆斥去其徒畏敬之居十年沈公遘治杭以謂上天竺本觀音大士道場以聲音懺悔為佛事非禪那居也乃請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爭以檀施歸之遂鑿山增室幾至萬礎重樓傑觀冠於浙西學者數倍其故有禱於大士者亦鮮弗答詔名其院曰靈感觀音熙寧初龍圖祖公無擇在杭言者或不悅其政遽起制獄師以鑄鐘事預逮居其間泰然擬金剛䇹毘撰圓事

理說居十七年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以動轉運使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師恬不為忤捷猶不厭使者復為逐師於潛逾年而捷敗事聞朝廷復以上天竺畀師捷之在天竺也吳人不悅施者不至巖石草木為之索然及師之復士女不督而集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清獻趙公抃與師為世外友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然師復留三年終欲捨去謂其徒曰吾祖智者聖人也猶以急於化人害

於行巳位本五品而證止鐵輪况吾凡夫也哉固謝去老於南山龍井之上以茅竹自覆吳越聞之爭為之築室廬具像設甓瓦金碧咄嗟而就三年復為太守鄧公温伯請居南屏一年鄧公去乃歸龍井終焉師於講說不擇晝夜常曰鬼神威德不具多畏人晝說或不得至比夜人靜庶幾能聽嘗焚指以供佛右三左二僅能以執其徒有欲效之者輒禁之曰如我乃可平生修西方淨業未嘗以須臾廢行成力具能以其餘見於外者非

一也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為落髮磨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他兒布衣李生者習禪觀甚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子瞻憐之為請於師未言其名師拒不許若知其為人者秀州嘉興令陶彖有子得魅疾巫醫莫能治師呪之而愈越州諸暨陳氏女子心疾漫不知人父母以見師䜇以微言醒然而悟嘗與僧熈仲會食仲視師眉間有光如螢遶起攬之得舍利師曰慎毋以告人不知者將以妄疑我自是常有於其卧起得

之者及其將化入室燕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名其常與往來僧道潛告之曰吾丙方業成如是七日無魔橫右脇吉祥而逝吾願足矣至五月出偈告衆七日奄然而寂皆如其言師度弟子若干人四方學者不可以數計頗能以其道教化吳越至十月庚午塔成頌曰

如來昔在世心禪語為教譬如四大海惟是一濕性於其濕性中變化千萬億風來為濤瀾風去為湛然魚龍所游戲神鬼所出沒船筏借其力網罟取其利

其上為洲渚諸國所生育其下為淵谷百怪所藏伏東西出日月上下屬河漢觀者不能了眄眙何暇說如來知迷悶隨變為解釋因變所說者是則名為教彼善聞教人當知是幻爾既已知是幻則當識真實我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為禪所訶禪雖訶教乎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辯才真法師於教得禪那口舌如瀾翻而不失道根心湛如止水得風輒粲然

以是於東南晉服禪教師士女常奔走金帛常圍遶師惟不取故物來不得拒道成數有盡西方一瞬息西方亦非實要有真實處

逍遥聰禪師塔碑

予元豐中以罪謫高安既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為歸也是時洞山有文黄蘗有全聖壽有聰是三老人皆具正法眼超然無累於物予稍從之遊既久而有見也居五年予自高安移守績溪未幾而全委化文去洞山

聰去聖壽凡十年子再謫高安而文住歸宗聰退老黃蘗不復出矣聰聞予來出見曰吾夢與君遊於山中知君復來去來宿緣也無足怪者與予處一年敝衣糲食澹然若將終焉高安之人曰有如聰禪師而不坐道場者耶師曰吾未始不在道場顧以蘇公一來餘無求也衆曰逍遥唐帝子遺築賓旅不至而貲粮可以老居之無害師不聽予告之曰師豈以我故廢傳法耶師笑而許之紹聖乙亥十有二月始杖策入山山久茀不理十

方不至師方治其缺圮以延衆子亦得般若涅槃寳積華嚴四大部舊經於聖壽補其殘破而授之明年夏師得疾山深無醫愈而復劇九月戊申而寂春秋五十有五師本綿州鹽泉王氏幼事翙門慈雲海亮師年二十三誦經得度始遊成都從講師捨之南至吴越見淨慈大本禪師久而不悟本曰吾疇昔夢汝異甚汝不勉則死師茫然不知所謂常志南嶽思大口吞三世諸佛語一日為僧伽作禮醒然而喻即見本具道所以然本曰

汝得之矣吾夢汝吞一世界一剃刀知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即為擊鼓告衆師遊江西高安人敬愛之延住真如開善聖壽三道場師性静黙與物無牾所居不問有無安於戒律不知持犯之别平居未嘗談説叩之輒亹亹不竭予見之二十年口不言人過逍遥祖師曰僖唐肅宗少子也出家事忠國師忠記之居逍遥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耕之幾盡前長老文因訴於縣十得一二可以居衆矣而衆未集因相山之勝環植松柏將自

為窣堵波既沒或言其不利改葬他所及師之寂即因之以葬衆皆曰有德之報十月庚午而葬銘曰

逍遙峻深帝子道場百年無人龍天悲傷師遊吳中得法本翁口吞大千不帶于胸律精不持道備不言遊戲諸方物知其賢冀然歸之師卻避之草菴布衣逝與世辭忽來自山衆迎而喜為予而出予豈堪此衆曰逍遙法鼓不鳴師雖老矣强為我行師入居之草木欣然俯仰幾何寂如蛻蟬吁嗟前人度是塔址

成而不居若有所族新塔巋然松柏離離匪人所圖緣則在兹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

餘杭天竺有二大士一曰海月一曰辯才皆事明智韶法師以講説作佛事而心悟最上乘不為講説所縛吳越多禪衆聞其言者皆曰説教如是是亦禪也故吳越之人歸之與佛菩薩無異熈寧中予兄子瞻通守餘杭從二公遊敬之如師友海月之將寂也使人邀子瞻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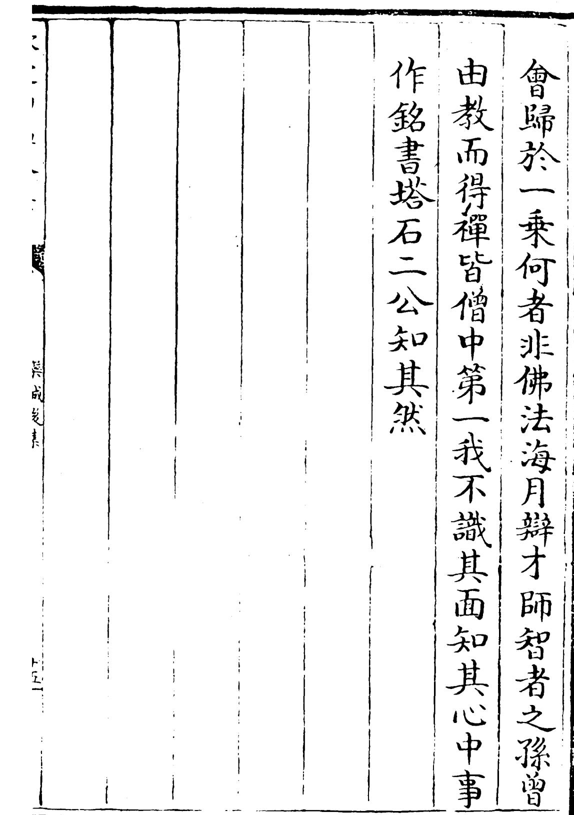
山以事不時往師遺言須其至乃闔棺既寂四日而子
瞻至發棺視之膚理如生心頂温然驚嘆出涕後十有
六年子瞻守餘杭復從辯才遊及其滅也子瞻守淮南
其徒請為塔銘子瞻以屬予又十三年予與子瞻皆自
嶺外得歸而子瞻終於毗陵餘杭參寥師弔予潁川既
而泣曰辯才既以子瞻故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公
以子瞻其亦勿辭予亦泣許之公名惠辯字訥翁姓富
氏秀之華亭人也幼不好弄其父奇之以施普照寺年

十有九受具足戒從韶於天竺受天台教習西方觀復事三衢浮石矩法師皆盡其學韶之將老也命公代之講者八年學者宗之及其老遂領寺事翰林沈文通治杭以威猛御物僧徒嚴憚之見者惶駭失據公獨從容如平日文通異之遂以泣僧職卒至都僧正凡講授二十五年往來千人得法者甚衆西方觀成與同社人造塔及閤公容止端靜不畜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脫衣與之導之出門使從支徑逃去熙寧六年十月有疾十七

日旦起盥濯與衆别焚香跏趺而逝年六十臘四十一

公初入天竺及澗有老人冠帶傴僂逾梁迎之入門而失始代師講夢章安尊者以金篦擊其口曰汝勤於誨人當得辯惠嘗苦脾痛久而不愈夢天神以金盤盛水使師瞑目而洗其腸浣已復納覺而痛止公没之歲吴越大旱禱於天竺觀音像不應公以疾晝寢夢老人白衣烏帽告曰明日日中必雨問其人曰山神也如期而雨公學行高妙報在西方其以感通者不可勝言而開

於人者如此今住天竺德賢師實公之高弟以銘授之
俾刻之石銘曰
佛本說一乘無二亦無三空洞無一物應物無不在
欲以是教人人或不能信以其不信故故示以方便
方便皆是幻惟恵為真實有方便恵解無方便恵縛
有恵方便解無恵方便縛惟恵惟方便更相為縛解
縛脫解亦除然後至佛乘智者古智人具恵與方便
示人西方觀其實則是幻由幻而得佛於以度衆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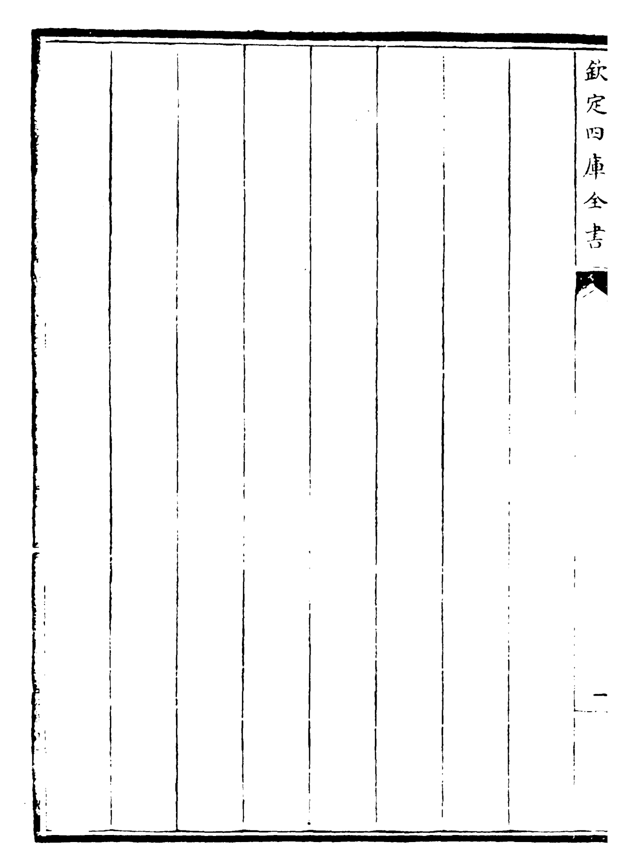
會歸於一乘何者非佛法海月辯才師智者之孫曾由教而得禪皆僧中第一我不識其面知其心中事作銘書塔石二公知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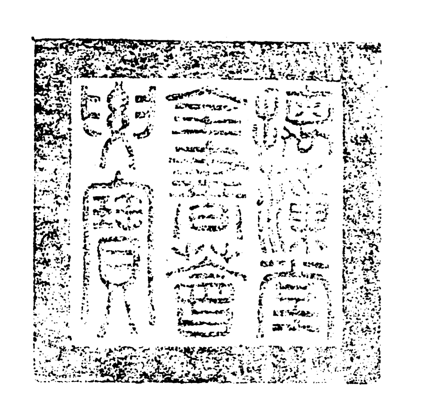
欒城後集卷二十四

謹案卷二十二第二頁前三行屬文日數千言刋本言訛矣據宋史列傳改

第二頁後六行岐下歲以南山木棧按宋史列傳以作輸

卷二十四第一頁後七行非君莫使遺之者按宋文鑑莫下有可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